

石阡扶贫干部为啥特知名

记石阡县人民医院副院长刘建刚



▲刘建刚正在显微镜下做手术。
(石阡县人民医院供图)

刘建刚曾跟我讲，他最怕看到贫困户的那种渴求医疗的眼神，最怕看到衣衫破旧的老百姓来了医院却看不起病。有次刘建刚正在坐门诊，一个老奶奶带着小孙子来看病，小孩因摔伤、呕吐、恶心不止。他初步检查后，便开单子给老奶奶，建议给小孩做个头部CT。

但等刘建刚看完十几个病人之后，那个老奶奶一直在门口徘徊，并没有去做CT。一问才知道，原来老奶奶没钱。刘建刚立即从自己口袋里掏了500元钱交给老奶奶去交费。这一幕刚好被来看病的另一个病人拍照记录了下来。

除了在医院坐诊和做手术之外，率队下乡义诊也是刘建刚的一项重要扶贫工作。

19岁的女生小廖罹患癫痫多年，三四天便发作一次，四处求医看病，但多年来一直没有取得很好的疗效。

刘建刚义诊时给她开了两种药，但这两种药本地医院都没有，他立即请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同事寄来两个疗程的药给小廖。“服了两个疗程后，小廖发作的频率降低到了一个月一次，后来又给寄了2个疗程的药。”刘建刚说：“有一天，小廖的父亲找到医院要把4个疗程的药费给我，说孩子康复得很好，出去打工赚到钱了。”

除了义诊，刘建刚还做了一项开创性的工作——成立了贵州省县级医院首个卒中中心。脑卒中存在高发病率、高死亡率、高致残率、高复发率的“四高”现象。下乡开展脑卒中高危人群免费筛查是卒中中心很重要的一块工作。

截至2018年底，刘建刚的团队在石阡筛查了1154名群众，发现高危人群占比29%，这一比例远远高于沿海地区。“如果把关口前移，针对脑卒中高危因素早期进行目标干预，预防卒中发生，那么就能够有效遏制脑卒中导致的后遗症，大大减少对家庭和社会的危害。”刘建刚说。

为了提高农村群众对脑卒中的认知度，刘建刚自掏腰包一万多元，做了几千份诸如围裙、水杯、扇子、手提袋之类的小礼品，并在上面印上预防脑卒中的知识。每逢乡镇赶集的时候，刘建刚便带领医生们上街，一面进行卒中筛查，一面把小礼品免费赠送给群众。

刘建刚还做了一个时长120秒的脑卒中知识公益宣传视频，并在全县的电梯广告、公交车广告屏上滚动播放。“有个县领导来看病，我跟他建议能否把这个视频放到全县的公交车上播放，这个领导欣然同意，马上帮忙联系，几个电话就把事情办妥了。”刘建刚说。

“侠之大者，为国为民”。从刘建刚这位河北大乡所做的点点滴滴里，我看出了侠气、看出了情怀。这位出生于农村，成长于穷困家庭，奋斗在江南城市的汉子，并没有丢掉农民的淳朴本色，懂得农村老百姓就是需要他这份单纯与平淡。

师道流布

在石阡挂职扶贫，更在石阡治病救人、培养人才，刘建刚早已将这些融为一体。

石阡县人民医院神经外科医生刘忠杰是刘建刚重点培养的弟子。谈起自己最大的收获，刘忠杰说：“刘(建刚)老师站在手术台上一边给病人做手术，一边讲解每一个手术细节如何处理，细致到手术工具如何摆放，如何保护好神经和血管。”

在一年多的时间里，刘忠杰渐渐学会并掌握了高难度的动脉瘤夹闭术、显微镜下经侧裂入路治疗高血压脑出血等多项复杂手术，并可以独自主刀。

与很多基层医院相似，石阡县人民医院的科研实力十分薄弱。神经外科主任王克仁说，全院绝大部分医生都不太懂如何做科研，也没有这方面的考核，几乎没人在正式期刊上发表过科研论文。

于是刘建刚向医院党委提出创建市级重点专科的建议。“创建市级重点专科，科研项目 and 论文是硬指标，通过这个抓手调动各个科室搞科研的积极性。”刘建刚说。

对于一个欠发达地区的基层医院，被“逼”着搞科研谈何容易。有积极响应者，也有既不支持也不反对者，甚至还有反对者。在刘建刚的鼓励引导下，一批积极响应者率先与刘忠杰一起搞成了首个科研成果——发表了一篇国外权威医学SCI期刊论文。这在整个贵州医学界都罕见的医学成果像一颗炸弹，炸“醒”了医务工作者的科研热情。

2018年，石阡县人民医院申请7个市级重点专科，最终3个顺利获批市级重点专科，4个顺利成为市级重点建设专科，实现了石阡县人民医院市级重点专科数量“零的突破”。

院长史超感慨地说，“目前，整个医院已经写成的科研论文有十几篇，分别处在投稿、审稿或修改过程中，有的科室已经独立发表了核心期刊的科研论文，全院的科研热情持续高涨，科研风气已经开始形成。”

一地三种，牛书记引领村民脱贫

“坚果成林、油茶开花、咖啡结果……”一段铃声之后，电话那头传来了牛花才的声音：“你们休息下，我马上到。”很快，门口就响起摩托车的声音，下一个皮肤黝黑的傈僳族汉子，正是牛花才——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倚象镇踏清河村党总支书记。

如今，邻村有样学样也搞“一地三种”，牛花才经常跑去帮忙。

踏清河是一个“移民村”，聚居着汉、彝等多个民族，其中，1997年从怒江州迁移过来的傈僳族群众占80%。近年来，在政府扶持下，这个典型贫困村通过发展咖啡、茶叶、坚果立体套种，闯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产业发展路子。

(一)

走在“产业地”里，放眼望去，高的是坚果树，矮的是咖啡树，旁边还有茶树。三种作物互不影响，又能起到以短养长、长短结合的作用，发挥土地最大效益。

“茶叶不用怎么打理，咖啡长在坚果树底下。”牛花才算了一笔账：一亩地里种三样东西，相当于有了三亩地的收入。

这对人均土地面积不足一亩的踏清河村尤其受益。“受干旱影响，茶叶今年损失严重，要是单一种植，村民就亏了。”他说，套种能提高产业发展的抗风险能力。

眼下，正是坚果丰产的季节。全村目前采摘了200多吨坚果，比去年增加一倍。“今年鲜果价格能到每公斤14元。”牛花才说，路子走对了，想不挣钱都难。

可对于踏清河村来说，探索产业发展这条路十分不易。

1997年，移民搬迁工作开始，包括牛花才在内的很多傈僳族群众告别老家，来到如今的踏清河。这是他们第一次走出大峡谷。因为人多地少，当地政府决定因地制宜，引进企业带动村民种植咖啡。

“听说这个东西人吃不得。”“我们种它有什么用？”……村里炸了锅，随之而来的还有一些村民的抵触。

虽说没见过咖啡，但牛花才清楚，这是可以挣钱的“果果”。“我们搬出来是为了啥？是求发展！”经过牛花才耐心做工作，村民有了种植咖啡的热情：挖咖啡沟、栽苗、施肥……

没想到，咖啡种下去不到一年就遇上了霜冻灾害。牛花才只得又挨家挨户做工作，还把政府补贴的大米送到村民手上。扶管费也由公司直接补贴给村民，直到咖啡投产。

2002年，咖啡陆续挂果。村民有了第一笔收入。牛花才家的12亩咖啡地当年就有1万元进账。“从没见过这么多钱。”他说，咖啡果成了“金果果”。

(二)

咖啡树挂果是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候。村民们每天忙着采摘，还要背上自家咖啡豆，往8里外的公司赶。“烂泥路上车子根本开不进来。”牛花才回忆。

“无路就不富”。他开始动员村民修路。2006年，村里有了一条直通咖啡园的砂石路。几年后，在项目支持下，每人各出1200元，修了4.6公里的水泥路。“这个钱来年就能靠咖啡收回来。”牛花才说，老百姓认这个理。

发展套种是在2007年。眼看着咖啡价格走低，牛花才带头在咖啡地里种上了茶叶。3年后，他打听到有一种叫“澳洲坚果”的经济作物。

连干三届，刘书记干成村民“闺女”

进屋。

“3年前村里发了2只种羊，刘书记说不要卖了，也不要吃掉，要生羊、发‘羊财’，没想到靠这个还真脱了贫。”周学正指着羊圈里的羊说。

周学正年龄大、劳动能力弱，刘双燕根据他的实际情况，天天做他的工作，鼓励他养羊。去年，周学正卖了5只羊，收入6000多元。“刘书记经常来我家，不是讲一讲扶贫政策，就是送肥皂、毛巾、衣服，她就跟我的闺女一样啊。”

朱集村有5650人，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350户772人。任驻村“第一书记”以来，刘双燕跑遍了村里的贫困户。

记者走访中发现，年纪大的村民都把刘双燕称为“闺女”，年龄相仿的则称她为“姐妹”。“与大家朝夕相处，多办点实事，慢慢就亲近了。”刘双燕说，干部的点滴付出，老百姓看在眼里，记在心上。

走进村里的周文峰肉鸭养殖场，养鸭大户周文峰向记者讲起了刘双燕鼓励他养鸭的故事。

“刚开始没想着能养鸭，我们两口子有残疾，家庭条件不好，根本没有钱投入，而且养殖风险大，万一亏了可咋办？”45岁的周文峰说，“刘书记到我家来了很多趟，鼓励我说缺钱有扶贫小额贷款，缺技术有专人指导，缺销路有企业可以合作，逐渐打消了我的顾虑。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，决定闯一闯。”

经刘双燕联系介绍，2016年，周文峰与一家农业企业合作，成为订单养殖的实践者。他凭借5万元小额贷款，加上筹集的3万元，投资建了一个大棚，养了5000只鸭子。后来扩大养殖规模，每年

“套种一下试试？”当年，他带着村干部去西双版纳考察。回村后发现宣传不奏效，牛花才又领着村民观摩坚果种植。

“这东西有搞头！”说干就干，咖啡地里又套种上了27000棵坚果树。“我带头买了50棵。”他说。

5年后，牛花才家的坚果树投产，仅此项收入就有3000多元。村民也尝到了甜头。

截至目前，全村已完成坚果套种15371亩(已投产8500亩)，2018年出售坚果105吨，销售额106余万元，每亩复合效益明显，实现了土地综合利用、农民增收“双赢”。

(三)

有邻村人问：你们踏清河人怎么闲不下来？究竟为何？牛花才心里很清楚。搬来之前，很多人都生活在大峡谷中。“往上看是天，往下看是江。”他说，地里年年种苞谷，生活天天一个样。

“无论如何我都要摆脱苞谷稀饭！”甩下这句话后，他就带上老婆孩子出来闯。

如今，20多年过去，作为致富带头人的牛花才已换了四次房，家里有了小汽车。茶叶、坚果、咖啡……村民人均纯收入从1997年的250元增至现在的近8000元。

除了日常村务工作，52岁的牛花才还爱琢磨品种改良。打听到好的品种后，他就掏钱买来试种，成效好了再让村民种植。7月，牛花才在村委会周边试种了44棵坚果树，这是他的一块“试验田”。目前，这片坚果树长势喜人。

“不甘于现状，人才有奔头。”他说，年底全村要脱贫出列。

(记者 严勇) 新华社昆明10月14日电

本报记者 欧旬丘

最近荣获“援黔医疗卫生对口帮扶工作特别贡献奖”的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生刘建刚，是贵州石阡县知名度极高的挂职扶贫干部。两年多前，受东西部扶贫协作对口帮扶城市苏州的派遣，刘建刚来到石阡援助3个月。援助结束后，他被留下来挂职石阡县人民医院副院长。

从2017年4月我被新华社广东分社派驻石阡挂职扶贫开始，就多次听说刘建刚的故事。最近，同为扶贫干部的我对这位有“大侠”气质的北方汉子进行了采访。

刀下救人

刘建刚是神经外科专家，长于颅内手术。在他的手术刀下，许多患者“起死回生”。

去年10月15日，正在村里开展帮扶工作的石阡县甘溪乡驻村干部兰军出现头痛、意识恍惚症状，当地政府立即将其送到石阡县人民医院。“当时诊断，兰军的病因为静脉血栓导致的脑出血，如果不立即手术，会有生命危险，今后即便能保住生命，偏瘫几乎是难免的。”石阡县人民医院院长史超说。

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对口帮扶石阡之前，石阡县人民医院也能做简单的开颅手术，但对稍复杂的颅内手术无能为力。

开颅手术恰好是刘建刚的专长，晚上19:57将兰军送入手术室，凌晨1:28成功完成“开颅血肿清除+去骨瓣减压术”。

兰军的妻子为丈夫的意外紧张了很长一段时间，她说：“最后，手术后的兰军像普通人一样走出了医院，四肢力气正常，说话口齿清晰，已基本完全康复。”

石阡县花桥镇扶贫干部符宁伟颅内动脉瘤破裂，危在旦夕。“颅内动脉瘤破裂后，病人只能保持绝对卧床，且不能颠簸转运。如果当天转运到贵阳，很可能会死在路途上。”县人民医院院长史超说。

刘建刚立即给符宁伟做手术，从晚上十一点开始，一直到凌晨五点半才结束手术，终于成功从死神手中抢回了一个生命。“病情不等人，手术台上常常需要连续加班作战，这是我们工作的常态。”刘建刚说。

……

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，刘建刚在石阡县人民医院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医院亲手做了40多例高难度手术，挽救了一个又一个濒临死亡的生命，保护了一个又一个家庭的幸福。

走进石阡县人民医院住院大楼的十二楼便可看到，群众送来的锦旗、感谢信从电梯口一直排到了走廊尽头。

老百姓这种朴素的表达感激的方式，折射出基层群众对优质医疗服务的渴求。石阡县人民医院是县城内各方面条件最好的医院，但远远无法满足当地的医疗需求。刘建刚来的时候，全院没有一个市级重点专科，医疗设施全面落后：由于没有做手术用的显微镜，做颅内手术全凭裸眼；医院的止血工具——双极电凝的箭头氧化严重，几乎止不住血；医院开颅用的还是手摇式开颅设备……手术设备至少落后苏州20年！

这样的条件下，“小病不出乡、大病不出县”又如何能够做到呢？

好在国家大力推进东西部扶贫协作、中央单位定点扶贫，在刘建刚的大力推动和各结对帮扶单位的援助下，如今的石阡县人民医院配备了手术用显微镜、电动开颅机、核磁共振机等一批先进医疗设备，大大提高了医院的诊疗技术。

侠骨柔情

如果没有一点理想主义精神，在举目无亲、远离家乡的石阡挂职扶贫的日子真的会很漫长，对自己的身体、家庭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。

对刘建刚而言，对贫困病人的“不可遏制的同情心”大概就是他的理想主义内涵之一。“来扶贫，媳妇很支持，但刚上小学的儿子很反对，我离开家时他都不理我。我只好不断跟儿子解释，说那里的病人需要我。”他说。



▲在黔桂乌英苗寨，群众在帮助贫困户吴仕修新建木楼(9月3日无人机拍摄)。

乌英苗寨位于黔桂交界的大苗山深处，共有140户600多人，其中100户属广西柳州市融水苗族自治县杆洞乡党坞村，40户属贵州省从江县翠里瑶族壮族乡南岑村。这里地处偏远，土地资源匮乏，自然环境恶劣，是一个典型的极度贫困苗寨，目前寨子里还有59户贫困户。今年以来，乌英苗寨的脱贫攻坚工作进入冲刺阶段，黔桂两地党委政府继续加大对乌英苗寨的扶持力度，驻村干部队、结对帮扶融水苗族自治县的广东廉江市也在基础设施建设、危房改造、脱贫产业等项目上给予帮扶；同时，社会各界也从多方面给乌英苗寨奉献爱心。10月12日，融水县9个部门相关负责人聚集乌英苗寨，就推动落实脱贫攻坚各个项目建设和产业发展，进行研讨部署。目前，融水苗族自治县针对乌英苗寨独特的跨省区民族文化，决定以“旅游+农业产业”的模式，凝聚社会各方面的力量，推动乌英苗寨发展，带动群众脱贫致富。

新华社记者 黄孝邦 摄

『跨省苗寨』脱贫新事